

I 512.6/8

最后一次幽会

——伊万·布宁散文集

陈馥译

新世纪万有文库



398175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最后一次幽会: 伊万·布宁散文集/ (俄) 伊万·布宁
著; 陈馥译. - 沈阳: 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7. 3

(新世纪万有文库·外国文化书系)

ISBN 7-5382-4760-2

I. 最… II. ①伊… ②陈… III. 散文-作品集-俄罗斯-近代 IV. I511.2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7) 第 01935 号

总 顾 问	陈 原	王元化	李慎之	任继愈	刘 杲	于金兰
学 术 指 导	顾廷龙	程千帆	周一良	傅璇琮	李学勤	徐苹芳
	傅熹年	黄永年			(传统文化书系)	
	金克木	唐振常	丁伟志	黄 裳	董 桥	劳祖德
	朱维铮	林载爵			(近世文化书系)	
	董乐山	殷叙彝	陈乐民	蓝英年	汪子嵩	赵一凡
	杜小真	林道群			(外国文化书系)	
学 术 策 划	王 士	林 夕	柳 叶			
文 库 工 作 室	俞晓群	杨 力	马 芳	王越男		
	王之江	柳青松	袁启江			
总 发 行 人	俞晓群					
责 任 编 辑	柳青松					
美 术 编 辑	谭成荫					
封 面 设 计	陶雪华					
出 版	辽宁教育出版社 (沈阳市北一马路 108 号)					
发 行	辽宁省新华书店					
印 刷	沈阳新华印刷厂					
版 次	1997 年 3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7.625					
字 数	177 千字 插页 1					
印 数	1—10,000 册					
定 价	9.50 元					

目 录

陈 毅

安通苹果	1
最后一次幽会	16
末日	24
爱情学	32
旧金山来的绅士	42
轻轻的呼吸	63
卡济米尔·斯坦尼斯拉沃维奇	69
阿昌的梦	78
耶利哥的玫瑰	94
陈年旧事	96
不相识的朋友	104
盲人	113
苍蝇	115
树皮鞋	119
书	122
暗径	124
高加索	130
叙事诗	135

斯乔帕	142
穆莎	148
更深夜静	155
鲁霞	162
傻丫头	172
祖母绿	174
狼	176
大乌鸦	179
净身周一	186
小教堂	202
契诃夫	203
托尔斯泰	225

安通苹果

……我记得那晴朗的初秋。八月中旬，在圣拉弗连季节前后下了几场小雨，是及时雨，好像有意为秋播下的。俗话说：“拉弗连季水不大，秋冬日子乐开花。”接着是小阳春，田野里结了许多蛛网，这也是好兆头：“小阳春，蛛丝挂，秋天果子大”……我记得那晴和的黎明……我记得那枝叶变得稀疏而且枯干的满目金黄的大果园，我记得槭树间的一条条小径，落叶的清香，还有安通苹果、蜂蜜和秋的爽人的气味。空气多么洁净，似乎根本不存在。园子里到处是人声车声。租种园子的果贩们雇了些农民来摘苹果，要连夜运进城去——一定得夜里运，躺在大车上仰望繁星的天空，闻着爽人的空气中一丝煤焦油味儿，听着一长串运货马车在黑暗中沿着大路小心翼翼地轧轧作响，那有多美啊！摘苹果的农民啃着一只又一只的苹果，发出清脆的声音。这已经成了惯例，果贩非但不制止，反倒说：

“干吧，吃个够，有什么办法！收蜜的时候人人都吃蜜。”

打破这凉爽清晨的宁静的，只有园里花楸树丛中吃饱了的鸫鸟的咕咕低鸣，人声，以及苹果落进木斗木桶里发出的暗哑的笃笃声。在稀疏了的园子里望得见远处一条大路通向一个用麦秸盖着的大窝棚，夏天果贩们就在那里安营扎寨。到处是苹果香味，而那里尤其浓烈。窝棚中铺了几张床，备有一支单筒猎

枪，一个泛铜绿的茶炊，角落里还有些杯盘。外面扔着粗席、木箱、破烂家什，挖了一眼土灶。中午就用这灶煮上好的猪油粥，傍晚烧茶炊，长长的青白色炊烟在园中果树间散开去。若逢节日，窝棚旁边简直就是个集市，不时有红头巾在树后闪过。独院小地主的活泼的女儿们穿着无袖长裙，搽得香喷喷的，这里一群那里一伙；“老爷”家的小姐们穿着乡气的漂亮粗布盛装。年轻的管家婆有孕在身，她那睡眠惺忪的大脸盘摆出一副凛然不可侵犯的样子，活脱儿是只霍尔莫戈雷大母牛。她的发辮从两边盘到头顶上，再罩几层方巾，那头就像长了两只犄角，而且其大无比。她脚下是一双钉了掌的半统靴，不便活动。她的坎肩是波里斯绒的，围裙很长，呢裙是深紫色底带红砖色条纹的，裙边还镶了一圈宽宽的金缘带……

“管家婆！”果贩摇头晃脑地说，“这样的如今难找了……”

穿白色麻布衬衫和短裤的男孩子们光着头，赤脚迈着碎步三三两两不断走上前来，同时警惕地斜睨着拴在苹果树下的毛蓬蓬的看羊狗。每次自然只有一个孩子买苹果，因为只花得起一个戈比，或者拿一个鸡蛋来换，不过买的人很多，生意兴隆。那穿一身常礼服、一双黄长筒皮靴的患肺病病的果贩兴高采烈。他和他“收容下来”的半疯半傻的大舌头兄弟一面做买卖一面说俏皮话，有时还拉一拉图拉制的手风琴。直到傍晚都有许多人聚集在园子里，窝棚旁边人声笑语不绝于耳，间或甚至传来舞蹈的顿足声……

入夜气温下降，露重而又寒冷。你闻足了打谷场上那新麦秸、新糠秕的香味，精神抖擞地经过园中成堆的苹果回家去吃晚饭。

傍晚冰凉的空气格外清晰地传来村里的人语或开门关门的吱扭声。天一黑，又有了别的气味——园中生起篝火，樱桃树枝冒着扑鼻的香烟。夜幕下园子深处出现一幅迷人的图画：窝棚

旁边燃着一团熊熊烈火，好像地狱的一角，周围有一些仿佛用乌木刻出的剪影在活动，而这些剪影又在苹果树上投下巨大的游移的黑影。时而有一只几俄尺长的黑手搁在整株苹果树上，时而两条黑柱般的腿清晰地显现出来。忽然间，它们一齐从苹果树上滑了下去，躺在从窝棚到栅门的整条林间小径上……

夜深了，村里的灯火都已熄灭，如钻石般亮晶晶的北斗七星高悬在天上，你再一次跑进园子里去，踩着沙沙作响的干叶摸黑来到窝棚跟前。这块空地比别处亮一些，抬头可以看到天河。

“是您吗，少爷？”不知是谁从黑暗中轻声问道。

“是我。你们还没睡，尼古拉？”

“我们不能睡。夜深了吧？像是火车来了……”

我们仔细听了许久，分辨着大地的颤动。那颤动逐渐变为轰鸣，越来越响，终于像是到了园子外边。车轮加快了敲击的节拍，一列客车隆隆地飞驰而过……渐近，渐强，渐凶……忽然弱下去，消逝了，似乎钻入地下……

“尼古拉，你们的枪呢？”

“就在木箱旁边。”

你举起那铁棍一般重的单筒猎枪放一枪。随着一声爆炸的巨响，一股鲜红的火焰冲向天空，倾刻间使人目眩，星星也没了光辉，一串生气勃勃的回声在天边滚滚而过，远远地消逝在清新敏感的空气中。

“嘿，真棒！”果贩说，“放吧，放吧，少爷，不然要倒大霉！埂子上的杜梨又给偷光了……”

流星划破了黑暗的天空。你久久地望着那挤满各种星座的墨蓝色深处，直到脚下的大地浮动起来。于是你身心为之一震，把两手藏进袖筒里，赶紧沿着林间小径回屋去……外面真冷，露水真重，可是活在世上真好！

二

“安通苹果大，今年年成好。”如果安通苹果长得好，乡下日子就好过，粮食准丰收……我记得一个丰收年。

大清早，鸡刚叫，一家家农舍就冒起了黑烟。打开面向荫凉的园子的窗户，园中还浮动着一层淡紫色的雾气，有的地方透过来耀眼朝霞的光辉。你急不可待地命人备马，自己则跑到池塘边去洗脸。岸边的柳树几乎落尽了叶子，树枝间清晰可见碧玉般的天空。柳树下池水澄澈，可是砭人肌肤，看上去似乎很重。这水立时赶跑了睡意。洗罢脸，在下房跟雇工们一起吃罢热土豆和撒了粗盐粒的黑面包，舒舒服服地跨上滑溜溜的皮马鞍，经过维谢尔基村去打猎。秋季教堂节日比较多，人们都穿得整整齐齐，心情也格外好，村子的面貌焕然一新。若是年成好，打谷场上金灿灿的粮食堆积如山，河上一早就有群鹅大声鸣叫，乡下的生活真不错。何况我们维谢尔基自古就是个富裕村，远近闻名。这里的老人长寿——长寿是富裕的第一个明证，而且身材高大，毛发白如霜雪。只听见人说：“阿加菲娅八十三岁才死！”或者：

“潘克拉特，你什么时候死啊？得活到一百吧？”

“您说什么，老爷？”

“我问你多大年纪啦！”

“不知道，老爷。”

“你还记得普拉东·阿波隆内奇吧？”

“怎么不记得，老爷，记得清楚着呢。”

“我就说嘛，你顶少也有一百岁了。”

老头在东家老爷面前挺直身子，露出温顺而自责的笑容，似乎想说，有什么法子呢，真不该活这么久。如果不是在圣彼得节

吃了葱，他大概还要活得更长久些。

他的老伴我也记得，经常坐在台阶上一张小板凳上，弓着背，晃着脑袋，两手抓住凳子呼呼喘气，不知在想什么。村妇们说她想的“准是她的财宝”，因为她的那些大木箱里有的是“财宝”。她似乎听不见别人说话，哀愁地扬起眉毛茫然望着远方，晃着脑袋，像是在奋力回想着什么。这老太婆个子很大，看上去不知是哪朝哪代的人。她身上的呢裙几乎可以说是上一个世纪的，麻绳鞋是死人穿的那种，脖子的皮肤又黄又干，人字棉布衬衫雪白雪白，“简直可以就这么入殓了”。台阶旁边有一块大石头，是老太婆亲自为自己买来做墓碑的。殓布也是如此，那是块极好的殓布，上面有天使、十字架，四边还印着祈祷文。

维谢尔基村的农家院也和它的老人相称，都是砖砌的，祖传下来的。像萨韦利、伊格纳特、德龙这样的富裕农民盖的房子都是两三栋连成一气，因为这个村还不兴分家。这样的人家都养蜂，以有铁青色的比曲格种马而自豪，宅院也收拾得井井有条。打谷场边密密麻麻地种着大麻，烘干脱粒棚顶上的麦秸铺得像梳过一般整齐，干草棚和粮仓都安了铁门，里面存放着粗麻布、新的短皮袄、纺车、有金属饰物的马具、带铜箍的斗。大门和雪橇都烙上了十字。记得我曾经一度觉得务农是一桩极其诱人的事业。在阳光明媚的早晨，骑马从村里走过，心里总想：割草，脱粒，在打谷场的草垛上睡觉，逢节日天明即起，一面听着从大村里传来的浑厚悦耳的祈祷前的教堂钟声一面在水桶旁洗脸，穿上干干净净的大麻布衣、大麻布裤、带鞋掌的结实的长筒靴，可有多美啊？如果还有一位穿节日服饰的健壮美丽的妻子跟我一起去做礼拜，然后到有一把大胡子的丈人家去吃午饭，饭桌上有用木盘盛着的热气腾腾的羊肉、细面做的面包、鲜蜜、家酿啤酒，那就再满足不过了！

中等贵族的生活方式在我的记忆中(不久前)与富裕农民的

生活方式之间有许多共同点，同样勤于持家，同样是传统的自给自足。比如坐落在离维谢尔基村约十二俄里处的我姑母安娜·格拉西莫夫娜的庄园就是如此。跑到那里往往天已大亮。若是还牵着几群狗呢，只好让马溜蹄走，再说碰上凉爽的大晴天在开阔的野外走走是很惬意的事，也就不想赶路了。那一带地势平坦，眼界宽阔。天空是那么清淡，无垠，高远。灿烂的阳光在一侧闪耀，雨后被大车碾过的土路上留下许多油污的车辙，像铁轨一样闪闪发光。两边是大片大片长出绿油油的嫩苗的秋播作物。一只鹰不知从什么地方冲上澄澈的天空，招展着尖尖的双翼，忽然在一个地方静止不动了。一根根清晰可见的电线杆朝明朗的远方奔去，上面的电线有如银质的琴弦，直滑向明朗的天边。一些红脚隼蹲在电线上，简直就是五线谱上的黑色音符。

我不知农奴制为何物，没有亲眼见过，但我记得在安娜姑妈家我感觉到了。一走进院子就会发现农奴制在那里还是活生生的存在着。姑妈的庄园不大，然而古老，坚实，四周有上百年的白桦树和柳树环抱。院内的房屋不高，但是实用，而且很多。它们像是由发黑的橡树圆木连成一气，顶上盖着麦秸。显得大一些，或者不如说长一些的，是那间已经发黑的下人房，家奴中残剩下来的几个老头子老婆子、貌似堂吉珂德的退休老厨子有时从屋里探出头来。从前若是有人由外面来，他们都要毕恭毕敬地迎接，深深地向来人鞠躬。白发苍苍的马车夫从车棚出来去牵马，一路都不能戴帽子。他本是姑妈的前导马御手，如今只为她赶车去做礼拜了——冬天赶有篷有门窗的橇车，夏天赶结实的包铁马车，像神父坐的那种。姑妈家的园子是远近闻名的不加修饰，有许多夜莺、斑鸠和苹果。她的房子呢，却是以其屋顶出名的。那房子坐落在整个庄院的上首，紧靠园子，有椴树枝叶拥抱着。房子矮矮的，并不壮观，然而在高得不寻常、厚得也不寻常、因年深日久变得既黑又硬的麦秸顶下却显得那么坚固，根

本不像百年老屋。它的正面在我看来总像有生命，犹如压在大帽子底下的一张老人的面孔，睁着两只凹陷下去的眼睛——那是经过日晒雨打玻璃成了珠母色的窗户。窗户两旁都有台阶，是带圆柱的老式大台阶。山墙上总是蹲着吃得饱饱的鸽子，数不清的麻雀阵雨般从这间屋顶撒向那间屋顶……置身于这个家园之中，这片碧玉般的秋的晴空之下，客人觉得舒适极了！

一进屋，首先闻到的是苹果香，然后才是旧红木家具、干椴树花（从六月起一直摆在窗台上）的气味……所有的房间，无论是前室还是客厅，都凉爽而阴暗，因为屋子四周有树木环抱，而上层窗玻璃又都是彩色的，或蓝或紫。处处是一片幽静的气氛，而且一尘不染，虽然那些圈手椅、有镶嵌物的桌子、带一圈窄窄的涂金花饰的挂镜似乎从来没有人挪动过。屋里传来一阵咳嗽的声音，姑妈出来了。她个子不大，然而也像周围的一切，看上去很硬朗。她披一块很大的波斯披巾，挺神气，却又挺和蔼。谈话总是围绕着陈年往事、遗产，而谈话一开始，待客的吃食也就跟着端出来了，先是杜梨、安通苹果、“白太太”苹果、波罗文卡苹果、红黄色的甜苹果，然后是一顿美美的午餐，有熬得通红的火腿豌豆汤、填馅儿鸡、火鸡、卤鱼卤菜、蜜蜜甜的劲大的红克瓦斯……面向园子的窗格推上去了，使人振奋的凉爽的秋风吹进屋里来……

三

这些年支持着地主们那日益衰败的气派的只有打猎了。

从前像安娜姑妈家这样的庄园并不稀罕。即便是那些一年不如一年的，仍然大手大脚地过日子，还有大片的地产，二十俄亩左右的园子。个别的一直存留至今，但已没了生气……没了三驾马车，没了供人骑的吉尔吉斯马，没了猎犬，没了家奴，也没

了拥有这一切的主人，像我已故的内兄阿尔先尼·谢苗内奇这样的爱行猎的地主。

九月一过，我们的园子和打谷场就空了，这时节天气往往骤变。风整天价撕扯着树木，雨从早到晚往它们身上浇。偶尔在傍晚时分，西边天上一线夕阳的金光会从压得低低的乌云间穿过来，空气清新澄澈，阳光在枝叶间眩目地闪耀。一阵风吹来，枝叶们便像有生命的网似的晃动。北边那浓重的铅灰色云层之上的稀薄的蓝天寒冷而明亮，群山样的雪白的絮云慢慢从铅灰色的云层后面浮现出来。站在窗前心里不由得想：“也许天要放晴了。”可是风力并未减小。它搅得园子不安宁，它不停地揪着由下房烟囱里冒出去的黑烟，重新聚集起一团团灰色的雨云。这些雨云压得很低，跑得很快，像烟雾般遮住了太阳。太阳失去了光辉，开向蓝天的窗户关上了，园子变得萧索乏味，雨又下起来……起初撒下几点，像是小心翼翼地，接着越来越密，终于变成暴风雨，天昏地暗。漫长的、使人心神不安的夜降临了……

经过这样的折腾，园子几乎光了，带着遍地湿叶悄无声息地、驯服地立在那里。不过等天再晴开，十月初那万里无云的寒冷的日子——与秋告别的节日来临，园子看上去真美啊！树上残剩的叶子要一直挂到下头几场雪。发黑的园子遮不住碧色的寒天了，它晒着太阳恭顺地等候冬的到来。翻耕过的田地黑乎乎的，秋播作物长高起来，一片鲜绿……行猎的季节到了！

我又像是置身于阿尔先尼·谢苗内奇的庄园，宅第很大，客厅充满阳光，香烟缭绕。人很多，大家的脸都晒黑了，吹干了，身穿短棉袄，脚蹬长统靴。因为刚刚饱餐了一顿，个个满面红光，围绕着眼前这场猎事的热烈讨论使他们兴奋，但他们没有忘记把剩下的伏特加酒喝光。外面响起号角声，猎犬们以各自不同的音色大声吠叫起来。阿尔先尼·谢苗内奇的宝贝，一只善跑的细腿黑毛猎犬，爬上餐桌大嚼盘子里残剩的沙司兔肉。忽然

间，它惊恐地尖叫了一声，掀翻杯盘跳下餐桌，原来是拿着皮鞭和猎枪从书房来到客厅的阿尔先尼·谢苗内奇出其不意地放了一枪。客厅里的烟雾更浓了，而阿尔先尼·谢苗内奇却站在那里笑。

“可惜打偏了！”他挤挤眼睛说。

他长得高而清瘦，但是肩膀宽阔，身材匀称，五官像个茨冈美男子。他的目光有一种放任不羁的神气，动作很灵活，穿一件深红色绸衬衫，一条天鹅绒灯笼裤，一双长筒靴。他放那一枪吓着他的宝贝狗，也吓着了客人，而他却用他的中音嗓子故意一本正经地朗诵道：

出发，出发，骑上顿河骏马，

把响亮的号角往肩上一挎！

然后大声说：

“行啦，可别误了大好时光！”

我至今还能感觉到我的年轻的胸膛怎样贪婪地深深呼吸那晴朗而潮湿的一天的寒气。向晚我常跟着阿尔先尼·谢苗内奇的一群猎手出去，被猎犬们好听的合唱刺激得兴奋不已；它们冲进黑树林，奔上红丘或者那片叫响林的孤林——这名称本身就能煽起猎人的欲望。骑在凶悍、强壮、墩实的吉尔吉斯马背上，拉紧缰绳，你就觉得自己和它几乎合为一体了。它喷着鼻息，想跑起来，马蹄搅得铺在地上的厚而轻的一层黑色落叶哗哗直响。无论什么声响在落尽树叶的、潮湿而清新的树林中都会隆隆地传开去。远处有一只狗叫了一声，立刻就有第二只、第三只热烈响应，整座树林一下子喧闹起来，仿佛是玻璃的。在一片嘈杂声中砰地响了一枪，于是一切都沸腾了，而且向远处什么地方涌去。

“盯住！”有人拚命大吼了一声。

“哈，盯住！”这真叫人陶醉。你向你的坐骑大喝一声，就在

林子里不顾一切地奔突驰骋起来，只见树从眼前晃过去，马蹄溅起的泥浆糊到脸上。出了林子就看见绿地上趴着一群五颜六色的猎犬，再猛催坐下的吉尔吉斯马去切断猎物逃窜的路，经过绿茵、新翻耕过和留着禾茬的田地，直到钻进另一座孤林中，直到那群猎犬的身影和狂吠声都消逝了，汗流浹背、紧张得发抖的你才勒住口吐泡沫、嘶嘶地喘息不已的马，大口大口地吸着林中冰凉的潮气。猎手们的呼喊声和猎犬们的吠叫声渐渐消逝在远方，你的四周如死一般寂静。经过了一番采伐的建材林呆立着，你仿佛跑进一座禁闭的宫殿里。从沟壑中袭来浓重的菌类、腐叶和湿树皮的气味。这种潮气越来越重，林中也越来越寒冷，黑暗……是准备夜宿的时候了。猎事结束的时候要把猎犬找齐真不容易。那无望的凄楚的号角声久久地在林中回荡，很晚还能听到人的叫骂声、狗的尖叫声……最后天黑尽了，猎手们叽叽喳喳地涌进某一位几乎不认识的独身地主的庄院，主人点上油灯、蜡烛出来迎接客人……

有的时候行猎队在这种好客的邻居家要住上好几天。一清早他们迎着寒风和霜冻出发到树林和野地里去，天黑才转回，人人一身泥，脸颊通红，散发着马汗、兽毛的气味，接着便是开怀畅饮。在野外冷风中待了一整天以后，灯火通明、挤满人的屋子使人觉得格外暖和。大家敞开短棉袄，从这个房间踱到那个房间，胡吃胡喝，大声交换那只被打死的大狼给他们留下的印象。那狼龇牙瞪眼地伸长了尾巴躺在客厅中央，染污了地板的狼血已经不鲜而且凉了。你吃饱喝足以后才感觉到浑身疲乏得那么舒服，昏昏欲睡，别人的谈话声像是从水里传过来的。给风吹够了的脸颊开始发烧，一合上眼睛脚下就飘起来。等到走进拐角上某一间供有圣像和长明灯的古色古香的房间，往羽绒被褥里一躺，眼前就出现了猎犬的影子，像火星一样闪烁，身上也酸痛起来，在不知不觉间随着种种影象和感觉一起堕入酣甜的梦乡，甚

至忘了这房间曾经是一个老人的祈祷室，关于这个老人还有一些农奴时代传下来的阴郁的故事。他就死在这间祈祷室里，可能也是在这张床上。

如果睡过了出猎的钟点，休息尤其令人惬意。醒了以后赖在床上。屋里静悄悄的。可以听见管园子的雇工小心翼翼地到各个房间来生火，点燃的干柴哗哗剥剥地响。眼下可以在这已经入冬的安静的庄院里歇上一整天。不慌不忙地穿衣起床，在园子里漫步一会儿，湿淋淋的叶丛中还能发现个把漏摘的冰凉的苹果，它不知为什么特别好吃，跟别的完全不一样。然后去找书看，都是老辈人留下来的，有厚厚的皮封面，上等山羊皮书脊上烫有小金星。这些像教堂圣礼书一样的书籍用的是不光滑的厚纸，已经发黄，气味好闻极了！是一种酸酸的霉味儿，古旧的香水味儿……书页边上的注也写得好，是用鹅毛笔写的，字体大而圆润。翻开一本书，看到这样一行字：“无愧于古代和近代哲学家的思想，是理性和情感之花”……不由得人要读一读这本书。《贵族哲学家》，讽喻体，一百年前由一位“获得过许多勋章”的人资助出版，社会救济机关印刷所印刷，讲的是某一位贵族哲学家“因为有时间也有能力议论人的理性能够升华到何等地步，所以立意在自己居住的广阔天地中绘出一幅人间蓝图”……后来又抓到一本《伏尔泰先生的讽刺小品和哲学论文》，久久地欣赏那造作得可爱的译文：“先生们！伊拉斯谟^①曾于一十六世纪写下了颂赞憨愚的文字（不自然的停顿——分号）；各位命足下把理性捧上天……”接着我又从叶卡捷琳娜女皇时代的故纸堆转向浪漫主义时期，转向各种丛刊文库，转向感伤主义的词章华丽的长篇小说……钟盒里的布谷鸟跳了出来，在空寂的屋里可笑而又凄楚地向你报时。一种奇怪的惆怅情绪便油然而生

① 伊拉斯谟是尼德兰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

.....

瞧,《阿列克西斯的奥秘》,瞧,《维克多,或者森林童子》:“钟打半夜十二时!神圣的寂静替代了村民白昼的喧哗和快乐的歌声。梦展开它的黑翼覆盖着我们这个半球,掬落下黑暗和幻想……幻想……它们往往只不过是痛苦的继续!……”你眼前又闪现出一些可爱的老词儿:巉岩和密林,苍白的月亮和孤寂,异象和幻影,“厄洛斯”^①、玫瑰和百合花,“小顽童的恶作剧”,百合花样的手,柳德米拉们和阿林娜们……瞧,这些杂志上有茹科夫斯基、巴丘什科夫、中学生普希金的名字。于是怀着惆怅的心情忆起祖母,她在古钢琴上弹波兰舞曲,她怎样有气无力地诵读《叶夫盖尼·奥涅金》中的诗句。从前那种梦幻般的生活似乎就在眼前……这些容貌姣好的女子曾经生活在贵族庄园里!她们的画像从墙上望着我,一个个都有贵族气派的漂亮的头,梳着从前的发式,长长的睫毛温顺优雅地遮覆着神情忧郁的温柔的眸子……

四

安通苹果的香气已从地主庄院中消逝。日子还不长,可是我觉得几乎过去一百年了。维谢尔基村的老人们都死光了,安娜姑妈去世,阿尔先尼·谢苗内奇自杀……如今是一贫如洗的小地主时代。不过这种一贫如洗的小地主的生活也挺美!

我仿佛又来到乡下,是深秋时节。天空呈灰蓝色,阴沉沉的。清晨我骑上一匹马,带着一只狗、一杆枪、一支号,到野外去。风在枪筒里呜呜地叫,它强劲地迎面扑来,有时夹着雪粉。我整天在空廓的平原上游逛……黄昏时才回庄院,又饥又冷,可

^① “厄洛斯”用单数大写是罗马神话中爱神的名字,文中用的是复数小写,指情欲。

一看见维谢尔基村的灯火，闻到庄院的人烟气味，心里就热乎乎地，快乐极了。记得我家里的人在这个季节喜欢“守黄昏”，不点灯坐在昏暗中闲谈。一进屋我就发现过冬的双层窗已经安好，这更增添了祥和的冬的情调。一个雇工在前室里生炉子，我像儿时一样，在一堆散发着浓重的冬的气息的麦秸旁蹲下来，时而看着烈火熊熊的炉子，时而望望窗外——黄昏的朦胧正令人惆怅地逝去。然后我走到下房去，那儿灯光很亮，人也很多，女仆们在砍圆白菜帮子，弯刀一闪一闪。我倾听她们弄出的细碎整齐的砍斫声和她们吟唱的快乐中含着忧伤的和谐的乡野歌谣……间或也会有某一位小地主邻居来接我去他家住好一段时间……小地主的生活也挺美！

小地主起得早。他先用力伸伸懒腰，接着就下床，用廉价黑烟丝或者干脆用马合烟丝卷一支挺粗的烟。十一月的清晨的淡淡的日光照着四壁没有任何装饰的书房，照着卧室床头挂的粗硬的黄狐狸皮毛，还有主人那穿一条灯笼裤、一件系腰带的斜领衬衫的墩实的身子，镜子里反映着他那鞑靼式的睡眼惺忪的脸。半明半暗的暖和的屋里如死一般静。从小就到东家屋里来干活的老厨娘在门外走廊里不时发出呼哧呼哧的声音，然而东家老爷还是要扯着嘶哑的嗓子大声喊：

“卢凯丽娅！茶炊！”

接着他穿好长筒靴，披起短棉袄，衬衫领子也不扣上，就走到台阶上去了。锁着门的穿堂里有股狗臭。几条猎犬伸伸懒腰，尖声叫着打个哈欠，高高兴兴向他围拢来。

“一边去！”他那低音嗓子慢条斯理地、宽容地说，然后他就经过园子到打谷场上去了。他深深地呼吸着清晨刺人的冷空气，闻着一夜下来冻僵了、落光了叶子的草木的气味。已经砍去一半的白桦林荫道上那些冻得卷缩起来而且变成黑色的落叶在他的皮靴践踏下沙沙作响。烘谷房屋脊上有些白嘴鸦缩起头扎